

莊子
虛齋口義

十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十

肅齋林希逸

莊子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

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虚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陸故田萊室露衣食不

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

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揔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異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浪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

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然去八疵無行四患而

始可教已緇性林名也揔袂揚袂也選人倫者東選其理以教人也行言者不告子貢子路而去行且言也遠哉其分於道者言其

離於道遠也擘船篙也反走浪行數步而後進也緒言微言也謂其略言而未盡也卒相某者

言終以教助其也同類相從同聲相應者言此理人同得之也釋吾之所有者言釋去吾所知

有之道也經子之所以者條陳也四者自正各任其也釋放下不說也經條陳也四者自正各任其

職也四者離位相侵其事也一官各治其一職也

乃無所陵乃不相陵奪也微賦不屬不屬不繼也

倫朝觀失序也天子有司天子之公卿也非其

事而事之謂之揔非已事而強進其言逞口方

莫之顧而進之不使之言而強進其言逞口方

也佞口才也折離他人之交親賊害之也稱譽
詠偽者譽其所不當譽私為欺詐也敗惡猶毀
辱也毀其所不當毀也毀譽出於私意為姦而
已矣隱姦也以顏色投人之好曰顏適無言無
惡皆欲其悅己故曰兩容端人意之所欲而潛
引拔之長其惡也此險人也八疵者言八者皆
大疵病君子不友者君子不當與之友也明君
不臣者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好經大事喜經理
國家大事也紛更變異以易其常法自欲高立
功名挂高也叨忝也專用其私智獨擅其事任
侵人之權而喜於自用貪者也很很矣而不受
諫也他人雖有善以其不同己亦以為不善自
矜誇也此四者人之大患也罷去此疵患方可
學首故曰始可教已凡此皆子處人出所宜用
者故曰子之所以以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
者用以自檢點也

曰丘再逐於魯，用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

卷十

九

丘不知所失而此四等者何也客悽然變容
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避迹而去之走
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
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
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
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
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
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
之人不亦外乎

不知所失者言不知何過也四
謗魯衛宋陳蔡四辱也處陰處

靜道之喻也。審仁義之間，辨說仁義不同之理也。同異之際，是非之分也。動靜之變，隨時之宜也。受與之度，辭受之節也。好惡之情，喜怒之節。講明情性之理也。漁父之意，謂夫子之為此皆為人而非為己，所以不免於四謗。若脩其身而守其本真，自然之道而無物我之對，則無所累矣。還以物與人者，言以外物還之於人，而一歸之自然，則物我不對立也。今不求之於身而汲汲於為人是務。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外而不務內也。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言無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也。君則忠，貞也。飲酒則歡，樂也。喪則悲，哀也。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不能動人

即至誠感神之意也強哭強怒強親真悲真恚
真親此六句甚精切真在內者神動於外言有
諸中必形諸外神動者精神感動於外也事親
以適者適親意也功成之美無一其迹者功成
而不可無一事而有其迹也不選其具者不擇
其味也無問其禮與其易也寧取也禮者文飾
於外故曰出俗之爲真者天命自然之理也法
天貴真而不拘於俗者不以非世俗之所好爲
故曰不知貴真以世俗之祿爲祿而甘爲流俗
所化故曰祿祿而受變於俗如此之人但見其
不足言常謙然也湛於人僞溺於務外之學也

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
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
請因受業而卒

莊十一

六

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仕者不知其道慎勿與
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
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
顧待水波定不聞桴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
問曰由得爲役父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
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
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公漁父杖桴逆立而
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大甚乎門人皆
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嘆曰

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比之服役言比之弟子也舍所舟必岸而去也此四字畫筆也水波定舟去遠也如此其威其言如此其敬思之也逆立對面

莊子

七

立也拜而應者手揖曰所定湛於禮義有間者言汝浸潤於禮義之學亦有時矣彼非至人不能下人者彼漁父若非至人豈能使人如此隆下而尊敬之也下人不精不得其真者語誠自岳以求教於人庶幾可聞真實之誨也此一句乃為學之本故長傷身者言不如此則無益於身而有損也吾尊其道所以敬之○自讓王以下四篇其文不類莊子所作讓王篇中猶有一二受漁父篇亦有好處盜跖篇比之說劍又疎直矣據盜跖篇今謂宰相曰戰國之時未有稱宰相者此為後人私撰明甚前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其篇數與今不同唐書只四十卷即今行於世者不知所謂五十二篇者更有讓王說劍之類乎抑猶有莊子所作而不傳者乎

莊子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
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
十餐而五餐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
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
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餐人特為食羹之
貨多餘之羸其為利也薄其為害也輕而猶若
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
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
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

往則戶外之履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
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
子提履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王既來曾不發藥
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
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
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
也與汝遊者又莫與告也彼所小言盡人素也
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
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

者也

奚方而反言在何所而回也食於十餐而

積中而未化也解化也聖門之言內誠不解誠積於

成光者有光儀也即積中發外之意而此以為

有迹之學外鎮人心者鎮服也言我未能無迹

故人行得而見之非鬼神覷破即此意也趙州曰老

僧修所行無我今非老非貴其入反輕彼而敬我

則人敬已在於我非老非貴其入反輕彼而敬我

言敬已在於我非老非貴其入反輕彼而敬我

積而必成患言名迹愈露則不能逃當

世之患也多餘之贏言其求利惟欲多欲有餘

而己贏也初無權方可以輕重人而能敬我如

微者為君者身勞而智已竭必將求我而用

此况為君者身勞而智已竭必將求我而用

使人效其成功此所謂整其患也效獻也

只喜汝之故曰善哉觀乎言汝於此將歸向于汝而

其門也此一保字便已言不足之意蓋督人之

為師矣處止也巳助字也保守也歸者眾而守

見又高一管也戶外之獲滿從學者眾也數杖

者主賓客也提獲而走不及穿獲也發藥者言

而後入發於迎替人故不及穿獲也發藥者言

教誨開發而藥石之已矣休言之意我前此已

善人將守汝矣汝不能使人無保汝者即所謂

忘我易使此人忘我難也而焉用之者言汝之

不能自晦便垂異出此非惟形見於外者不能

自隱必且感觸搖動汝之本性其於身尤無益

也無謂即無益也又動汝之意也與汝遊者汝之

朋友也所學未至其言淺近故曰小言其言皆

能為人之毒害又無以與汝相規正者則汝終

無所覺悟誰復問汝為如何也相孰相誰何也

相借問之意也凡世之為人其巧者必自誇其智

者必自苦唯體道自然而不用其能者則於外
物無所求但飽食嬉遊而已泛乎若不繫之舟
言其心無所係着也其歸結即在一虛字上虛
則與太虛為一而遊於物之初矣無能即無為
之意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祗三年而緩為

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
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
為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柏之實矣
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
彼故使彼夫人以己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
齊人之井飲者相粹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

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

道天之刑神吟也世三年拾三年也河潤

餘資使其弟從墨者而學之緩為儒而弟翟為

緩慈其父而自殺遂見夢於其父曰資給汝子

以為墨者我之餘澤也今兄弟既爭而自殺我

之墳上松柏已成而生實矣言其死之久也良

或作垠冢也闔胡嘗視其良者言何不視

吾冢也闔與胡皆何也舉此舊事莊子遂從而

斷之曰緩以為使其弟學墨者我也而不知造
物之於人自有報應之理不以人之能者為應
而以其人之所得於天者為應彼之學墨而能
墨者是造物以其天應之非汝以人力資給之而
能也彼故使彼上彼字造物也下彼字指其弟
翟也夫夫人指緩也己為有以異於人謂以其
學儒而澤及三族有過人也以賤其親者怒其

父也言天實使彼能墨而緩乃以為己能而怨
其親是知天也井泉出於自然者也梓相與
扭也齊人飲於自然之水而因水相爭此水豈
汝之私邪其所見亦與緩同今出之入皆緩也
知天而以私意自爭故曰今出之入皆緩也
彼故使彼井飲以下言語便是莊子文章諫王
而下四篇安得此語有德者且以造物為不可
知而況得道者乎莊子之言每謂一層之上更
有一層故以有道有德為分別道天遁棄其聖
天理刑者得罪於造物也此句責緩之徒也聖
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
不安其所安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
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天
而不人所安者自然之理也所不安者人為之
也

莊子

十一

志言則與天為徒矣知進而未免於言則不
於人為猶有迹也古人知進而未免於言則不
歸也往也之天人之意未泮漫學屠龍於三
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言竭其
千金之資也學雖成而無龍可屠此意聖人以
蓋自喻莊子之道廣大而未有所施也
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
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以不必者不可知者
其所不知也無兵無爭也衆人以不可必之事
而自為可必故多爭競也用兵爭之大者故
其大者言之人若順其爭競之心則其行於
者常有求敵之意言物我不能忘也故曰順於
兵故行有求以知力之爭而自恃之則必小夫之
至於亡其身而後已故曰兵恃之則亡小夫之

知不離苞苴竽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

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

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瞑乎無何有

之鄉苞苴竽牘遺也竿牘往來相問勞者也此皆

此為智而欲兼濟天下輔導萬物以合於太一

之始無形之妙豈可得邪形虛即無形也其所

見若蓋是則上下之字古今往來之宙且迷感而

不惟至人則歸其精神致於無物之始而安處

乎無為之地甘美也冥也以其美睡喻安處也

水流乎無形發泚乎太清悲哉乎汝為知不足

毛而不知大寧知其流也於無形言自無而不自

也及其發泚而去也人又不知其歸於太清也

始如觀水熱故曰知有毫毛言其所見者小也

太寧大安也即無自然之理也悲哉乎三

在上其見小也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

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

子曰夫處窮閭阨隘巷困窘織履褐項黃馘者

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

之所長也莊子曰秦土有病召醫破癰潰癰者

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

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織履

言貧賤而自織屨也。槁項黃馘，言其老也。項，槁瘦而無肉也。黃馘，髮黃而被耳也。座亦癰類也。癰，座在上，痔疾在下，醫愈下而賞愈厚也。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

曰：殆哉！坂乎仲尼方且飾羽為畫，從事華辭，以

支為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

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予頤與誤而可矣。

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

若休之賢也。亦危也。殆哉！及於飾之言，其文飾

也。也。危也。殆哉！及於飾之言，其文飾

色也。物既加以采色而及於飾之言，其文飾

之意也。華辭華靡之言也。以支為旨，謂其上也。

不著乎此也。宰乎不知其不真實也。受乎心者，其

夫指哀公也。言謂彼有益於汝子，故曰彼指夫子

歟。誤於汝言，汝若以彼為賢而養之，無益於汝

國中之民，皆離真實而學詐偽，非所以教民也。

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

以事齒之神者，弗齒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

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

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

能之故曰難以不治治若有心於治之則難治矣

也施施政也布陳也天布即天經也有心於施

政教則非天經矣譬如商賈之人為士者必不

肯與之為齒縱因事偶然相與聚會而為齒列

而與其胃中之神亦有不樂之意譬彼有為之人

有道者亦不肯與之齒矣此蓋以商賈喻仁義

之學者外刑者刀鋸三木內刑者動與過言人

身之舉動過失與刑戮同也訊鞠問也陰陽食

刑一者有造化之譴也食如日食之食病之也外

刑也離麗也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

天天猶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

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老不肖有順懷而淫不肖

而縵有緩而鈇胡曰鈇故其執義若渴者其去

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志近使之而觀

其放煩使之而觀其能平然問焉而觀其知

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

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戲而

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厚貌深情言矯飾

之情未易測有貌雖朴愿而情實求益利者有

曾中亦抱所長而外不似有能者不肖不似也

有柔順懷急而反達理者縵纏繞也有似堅剛

而實軟弱纏繞者詩云昔為百鍊剛化作繞指

柔縵繞指也鈇急也其就義若渴者言其進銳

皆言人之不可知也其就義若渴者言其進銳

其去義若熱者言其退速也即是進銳退速一

句如此下得便奇特相去遠者易至相欺故以一

莊十一

一

遠而觀其忠近而親者易至於蕪慢故以近而
觀其敬劇煩劇者才易困故以煩使之而觀其
能見未明者對答必遲故卒然問之觀其智期
約之易至於失信故急與之期而觀其信臨
財易至於苟得故委之以財而觀其仁此仁字
與道字同患難易至於苟免故告以危而觀其
節酒能昏人故以雜處之而觀其威儀則儀則也
能惑人故以雜處之而觀其自守微者驗也以
此九者乃借為孔子之言可知莊子非一段議
論其正乃借為孔子之言可知莊子非一段議
也子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
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考一命而呂鉅再命而
於軍上儻三命而名說文孰協唐許僂腰曲也
俯身伏於地也言爵愈高而身愈下也
走下不敢當正路而行謙也世
此賢者則

莊十

十

於不以為法也車上軌法也而考也
宗族呼叔伯之名也唐堯也許由也
下以許由而且不堯也許由也
與唐堯許由合而觀之則可見輕重孰協也
彼又孰能合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其
有眼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此數語於學道
家所謂滲漏心又曰第二念便是此意德為道
也為德而知其為德則是有心矣此最為學道
者之害故曰賊莫大乎德有心於其有心之中
而又有思前算後之意喻如心又開一眼也此
謂之滲漏謂之第二念以此有眼之視其
內則千差萬別紛紛擾擾不復知有渾然而視
無緣可以不成道矣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
故曰敗以不成道也

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此反匹爾其所不為

者也凶德有五心耳如鼻口之害不如此心之害故曰中德為

首有以自好言我有所能也此可學也謂也

之不能而謂人所不能則此心不可學道矣切窮有八極達

云不重我習不輕初學大慧云切窮有八極達

不得道我會他不曾便是此意

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

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俠困畏不若人三者

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

情者傀達於知者忘天命者隨達小命者道

窮有八極達於知者忘天命者隨達小命者道

憊然不足者有時而必達美也窮有八極達

大也壯有力也麗有華采也身長也大也

也此謂八極言八者皆過人必以此自持而

終此至公窮緣循不得已於事之意憂也

隨此隨起之意困畏有不得已於事之意憂也

者此隨起之意困畏有不得已於事之意憂也

世無競人必喜之也此皆莊子矯亢之論形有

六府言人身之中有此六箇蘊蓄也府藏蓄之

地也知慧一府也外通者以其智慧用於外而

求達也勇敢一府也恃力者必多怨仁義一府

也以仁義求名必多憂責達生一府也

達有生之理必傀然自高達智一府也達衆人

之智見必每事而消詳之達命一府也

在天者為大在己者為小達在天者則隨順之

聽自然也達在己者則隨時所遭皆歸之命遭

者猶有得失委命之心隨則無容心矣此二者

自有分別所言六府而末後命人有見宋王者

字細繹為兩可此亦文法也

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釋莊子莊子曰河上有
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
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
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
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
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
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齏粉夫
者驕矜而有凌於莊子之意也緯蕭也蕭草也與編齒字同時此而食以此為貨也宋
石鍛之惡其珠而毀之也七意蓋喻人之求福
者其皆危道也皆與子之意同

莊子

十七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可見
義牛平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
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與前篇龜曳泥中意同莊子
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
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壑送吾葬
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
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
奪彼與此何其偏也此意蓋譏當世厚葬之人
奪烏鳶而與螻蟻見之偏
也此言雖過非真
達理者未易及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

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為之使神者徵之夫
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
其功外也不亦悲乎萬物之理本平我以不平
者亦不平矣萬物之理一可驗我以不驗之
心而驗之則其可驗者亦不驗矣故曰以不平
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徵驗也
唯為之使者言其莫之為而以為或之使者則
是以無心為有心也明者之自累每如此至於
神聽其自應驗而已明之不勝神言人之有
為不能勝無為也愚者恃其私見而
入於人為每每求功於外不亦悲乎

莊子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

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亦曰無乎不在曰神
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
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
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
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
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
分以名為表以操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
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
蓄息蓄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
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小大
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出
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
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
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
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
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下言臭口皆有所明

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其有所獲時有所用
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
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
明之公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
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
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
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莊子
篇序言今古之學問亦猶孟子之篇末聞知見
知也自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至於道術將為
天下裂分明是一箇冒頭既揔序了方隨家數
言之以其書自列於家數之中而鄒魯之學乃

也道德不一散而為百家也天下多得其一謂天
下之人多得其一端而察焉以自好謂只察見
其一端便自好而自誇也耳目鼻口不能相通
言耳不能視目不能聽口不能嗅鼻不能味各
隨其所能故曰皆有所明但此譬喻百家衆
亦皆有所長亦時乎可用但不能該盡周徧聖
人之道故為一偏一曲之士而已天地之美因
是而分判不全萬物之理因是而分析不合若
以古人學問之全而察之則知百家之一曲者
少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美道之在內者
體也容道之在外者用也稱當得也寡能稱神
明之容者言當不得也內聖體也外王用也內
外之道至此不明人各以其所欲而自為方術
百家之學自今以往迷而不能知反必不可得而
道之全體此後世之學者不幸也道術之在天下
此古分矣故曰道術將為天下裂不修於後
此一句結待極有力

莊十一

廿

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衆人
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
其風而悅之為之太過已之大循作為非樂命
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
關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
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
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
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
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

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
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
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
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轂使人憂使人
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
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
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
涇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
川二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耒耜而九雜天下
之川非無駘脛無毛漉也在十一而北二疾風驟雨萬國禹
大聖也不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
以裘褐爲衣以跣躄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
極口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
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巴苴郢陵
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謫不同相謂別墨以堅
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忤之辭相應以巨
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莫得爲其後世至今不
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

鑿而為之也棄盛土器也耕掘士之具也九者

鳩其功而雜治天下之川墨子之說謂禹大

聖人且自勞如此而况他人乎跋相里姓也勤名也

亦學墨而為師於世者其弟子皆五國諸侯之

徒言從學者衆也苦獲已齒餘陵子三人言也

此三人皆居南方亦讀墨書者而其譎怪尤倍於

墨子又且其說皆不同故自名以別墨言墨之

別派也事也以不異也奇偶本異而曰不相忤此

強辯之也事也以前言上足弟子也

初應曰子者猶言上足弟子也

而主之尸主也翼得為其後世言其巨子又傳

之弟子以為之也後世猶在也推原其始則墨翟

斷也言其傳流至今猶在也推原其始則墨翟

之意亦非息但所行太過當故曰意則墨翟

行則非其進者相尚也言博至子之道義相尚

為自苦之事故以此心下見其治必先能

召之真也故曰亂之上也其人矣然子之好出於其

心之真也故曰亂之上也其人矣然子之好出於其

復有斯人謂不吝也雖好其枯槁而為之

不止亦可謂豪傑之士矣才士老豪傑之稱也

孟子闢揚墨此書亦以揚墨兼言者婁矣今以

道術分論數家而不及揚氏者意以其學不足以

比數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衆

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

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

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

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眇合驩

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

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

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

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

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

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

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

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

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

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

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

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

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

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

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

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

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

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

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

厭而強見也物不累於俗去出世俗之累也不恃於

非人情也以人得此為心而暴白於天下此

其足以自養而已以此為心而暴白於天下此

宋制尹文之學也華山冠名也別宥即在宥也

隨分而自處為別寬閑而自安為宥始本也接

言物以此意接引人也曰心之容心之體段也講

明其心以語人而名之曰心之行行者心之用

也今釋氏所謂大用現前是也以和聊之意而

合人之歡以此調一四海欲尊置宋鉅尹文二

人以為其教主謂民好關也為禁攻寢兵之說

不救之謂其君下以世人雖天下之人皆

皆見厭而強以此自見必嘗故曰也雖然其為

諸語故以此一句結之曰營故曰也雖然其為

人太多其目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

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

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其為人

多其所為太自苦其為蓋曰每日但得五升之

飯師與弟子共之先生以此五升猶且不飽弟

子安得不飢言其師弟皆忍飢以立教而謂我

不忘天下日夜不止蓋曰我之自苦如此豈為

爾

章

六

詩

曰

念

君

風

塵

遊

傲

曰

君

子

不

為

苛

察

不

爾

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

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小大精

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其說又曰不為苛察苛察則非別宥矣言不當有爾

我之辯也不以身假物者事事皆自為而不假

借於人以自助若於天下有損而無益雖明知

其可為亦不如已之故曰明之不如已也其學

之大意則欲人於外無攻戰之爭於內無情欲

之汨寡淺截削情欲也其學之大小精粗雖不

同而其所行之大意僅知是而已適由僅也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

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

術不在於是者彭蒙由馮慎且聞其風而悅之

莊十一

北古

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

載之而不能載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

萬物皆有所可皆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

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智去己而

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將薄

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謨音奚又髀戶寡反無任而

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

推直追反拍直百反輓直管反斷丁管反與物宛轉舍是

與非苟可以免不師智慮不知前後魏魚威反然

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
之旋若磨石之隧音遂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
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德無用知
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
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
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
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
彭蒙之師曰亡之道人至於莫之是非而
已矣其風錢元通反又火麥反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

莊一

廿七

聚觀而不免於甄音鑑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
之躋不免於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聚
乎皆罕有聞者也不黨亦無私也易坦夷也決
言萬物之理趣也於物無擇無所不顧於慮不謀
於智無計度也於物無擇無所不顧於慮不謀
與之俱往順自然而行也彭蒙田駢慎到皆齊
之隱士其說以為天地亦萬物之一者謂之物
則皆齊同而其為首者則無所偏也大道能覆
不能載地能載不能覆言有所可止在當
之學者也但知包容為一而無所偏也大道能覆
時有一種辯說之學自有此語皆有所可止在當
不可若言各有一偏也若就萬物之中而選擇
之則決不能周徧以此為教則不能盡其極若
歸之道則無餘論矣故曰道則無遺者矣選擇
則有不可也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無為也

泠汰脫酒也物冷然而踈汰於物無拘礙也
道不為以物冷然而踈汰於物無拘礙也
與不知為以物冷然而踈汰於物無拘礙也
鄰近也諺曰不將迫於知而近於自傷矣
任也尚賢以任事也彼既無事故笑曰夫
尚賢為聖之學必尚操行彼既無事故笑
以天下聖學而略無圭角亦無所是亦無
與物究轉而略無圭角亦無所是亦無所
苟究於世俗之累為意不以慮為師無思
也不知前後不累為意不以慮為師無思
勤之已也推之而後行也魏而後往迫而
不得已而後起之意也風還也羽磨石之
無心而與物宛轉隨其自然而回也過甚
於罪於而自全動靜隨其自然而回也過
則無是已其人其學如此者何也蓋曰物
所難於無咎不求知於人欲終身而無與
唯其無譽唯其無譽唯其無譽唯其無譽

莊子

卷十

則可以今之深也窮谷頭陀修行之人
便似今之深也窮谷頭陀修行之人
之見以爲猶死人也得不得怪焉言其初
契言不待於教也而後能也彭蒙亦有所
之言曰不待於教也而後能也彭蒙亦有所
之言曰不待於教也而後能也彭蒙亦有所
相反也何所謂其發言如飄風之竅然無
於但亦無圭角而已無圭角也其言雖甚
壯而其所謂道者非道也故不知也此
笑而亦無圭角而已無圭角也其言雖甚
一也斯道也無乎者以大槩觀之亦皆有
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
神明

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
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
為表以虛不毀萬物為實關尹曰正己無居
形物白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
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待焉者失未嘗先人
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
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
受天下之後己者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
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

莊子

卷九

宅巧人皆欲之曰德由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
根以然為純曰馬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
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

真人哉本道也物事物也以有積為不足者言

尹師於老聃者此言先弟而後師一時筆訣之

語耳以無物為宗以太極之始為主建亦主也

濡弱謙下即舌柔長存之意為表者言其應世

接物見於外者如此也空虛則物物皆全矣故

曰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實實也

謂一物無萬物全是在己無居者無私主

也形物自著者隨物之形見皆自然也水之動

鏡之靜空谷之響應皆無心也芴乎若亡者恍

忽之中若有物而又若無物也寂乎其清不見

其清之名也以同於物者為和以無所得為得

有得則失矣。未嘗先人常隨人，即迫而後動，不
得已而後起也。知其雄，守其雌，以能而隱，於不
能也。知其白，守其黑，為貴。言自高而不為高也。溪谷
在下，而能容物，為溪。為谷，有容，乃大之意也。人
皆取先，己獨取後，即未嘗先人而常隨人也。受
天下之垢，知白守黑，也不以實為貴。故有餘，即
故曰：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實，故雖無餘，而歸
有積，為不足也。惟其以虛為實，故雖無餘，而歸
然常無所損也。一物都無，萬物全之。意徐安也。不
費無所損也。人皆以福為巧，而我以無禍為福。曲全
故笑之。人皆以全其福為福，而我以無禍為福。曲全
者，致曲而自全其福也。苟免於咎者，福莫長於
無禍。止以深為根，言其本在於太一之始也。以
約為紀，言以至簡至約為守身之法也。紀，法也。
凡物堅者，銳者則有挫，有毀，即所謂齒剛則折。
地以含容為德，量則人於我無所侵削矣。不
割，以言獨人。生也。以言至極者，言此。寂
下，至極之道也。謂之博大真人，尊之之辭也。寂

漠無形變化，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狂

與乎？何之？何適？萬物用，羅莫足以歸古

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

悠之，謏流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

不以觴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

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貴，以寓言為廣，獨與天

地精神往來，而不教倪於萬物，不謹大非，以與

世俗處，其善雖瓌璋而連玃，無傷也。其辭雖參

差而諛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

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

弘大而闢深閔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

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上理不竭其

來不送芒乎昧乎未之盡者寂漠無形無物也

為一也死與生與不知生死也據此一句即知

釋氏之學其來久矣天地並與與天地同體也

神明往與與造化同運也何之何適動而無迹

也萬物畢羅各盡萬物之理也莫足以歸人莫

知其端歸宿也謬悠虛遠也荒唐曠大而無極

也無端而無所黨也儻即黨也不以觴見者其

所具主一端也儻即黨也不以觴見者其

事也曼衍無第也言端莊而語實

莊一也言端莊而語實

人以為真寶也為寄寓為言廣大不拘也

倪於斯世而以為傲倪於世也莊子之意正

所泥也無是無非而後可與甘俗居處也瓌瑋

高壯也連休和同混融之意無傷無幾於人也

參差也或彼此或抑或揚不可定也諛詭滑稽

雖怪誕而此兩句自說破其著書之意蓋謂其言

子破其充實不可玩味看得此兩句破便讀得莊

也言其書之本宗無非弘大架閱調適之本即宗

其言雖比無意自然而用之於世則應於教化

而解釋為無理請可以化俗而明理也其理不竭

者言用之不盡也不蛻者謂其言自道而來不

盡者言其言中所得非言語所可盡也○自冒之

莊一

州

頭而下分別五者之說而自處其末繼於老子之後明言其學出於老子也前三段着三箇雖

然皆斷說其學之是非獨老子無之至此又着

雖然兩字謂其學非無用於世者此是其文字

轉換與筆下字高惠施多方其書三其道外

不可不細看也

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

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

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

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

畢異此之謂大司異墨翟宋丑彭田慎到之徒

謂土於好辯而其所者書以五車載之

而不足也其書雖多其所學未正其言亦不當

言也此入字自與莊子所說同但謂之大一

小一使生辯說之始謂之一則無大小矣於一

之中只分大小便是一中之異異中之同也無

厚至薄也不可積者積則厚矣積之不已其大

可至於千里又言大與小同也言千里之大即

無厚之積也天雖高地雖卑而天氣有時下降

則亦為卑矣故曰天與地卑山與澤平矣睨側視也日方中

氣可通於山則山與澤平矣睨側視也日方中

之時側而視之則非中矣則謂之側亦可故

曰方中方睨物方生而死有大有小是為小同異合萬物

而為同異則為大同異雖謂之大而不出小者

之積雖謂之小而合之可以為大則無同無異

矣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

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

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南方海也本無窮而謂之

方則必有窮四方皆然獨言南者非特舉其一見其二蓋天傾西北而南居南北之三方又

遠故特言之今日適越而昔來言足雖未至乎越而知有越之名而後來則是今日方往而亦

可以為昔來矣兩環相連雖不可解而其為環者必各自為圓不可以相粘不相粘則非連環

矣燕北越南固非天下之初彼此皆不相知則亦越人但知有越天地之中也萬物與天地為一

以其國之中為天地之中也萬物與天地為一則天地雖大即物中之一物何以為大小即

其說教學辯之人天下之學者既相與樂之而

其說浸廣故又有曰百毛雞三足郢有天下大

可以為羊馬有知丁子有尾少不執山出口輪

不踉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

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

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大黃馬

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

其半萬山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見終身無

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

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

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

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

壯乎施不雄而無術未可知見而之為雞之

為雞毛而各不同譬如雞毛則見而之為雞本二足必

有運而行之者是為三矣邱有天下言楚都於

郢而自為王亦與得天下同矣夫可以為羊謂

犬為羊之名出於人而不出於物使有物之初謂

亦以為犬矣馬有印音拾主雖異於如生而胎

如之各實人為之共謂胎為外亦可即犬羊之

意丁子蝦蟇也蛙化楚人謂之丁子丁子雖無

尾而始也實則斗化成人謂之丁子丁子則謂丁

之黑火浣之在扇能出入於火中火可以浣布

則非執矣空公專聲人呼而不能轉則非謂山有口乎

行亦則目見而後指與指不可得而分絕也龜

能見則定其至者則長則不可得而分絕也龜

長於蛇使龜如北之長則不可得而分絕也龜

龜則其長也既謂之圓則不可又謂之方既謂

也規則圓也既謂之圓則不可又謂之方既謂

旋轉非鑿不可又謂之圓則不可又謂之方既謂

也鳥既飛則影隨鳥而去但可謂鳥之飛不可

謂影之動也則謂之行離而其一物也射侯而未

則不可謂之六矣謂之時狗犬則不可謂之狗矣故

狗非犬馬牛二體也黃驪色也馬牛皆體也二色

言則謂之三黃驪二色也馬牛皆體也二色附

於體而見則為三矣白狗黑馬孤駒未嘗有母名

有物之始則謂白為黑亦可孤駒未嘗有母名

有物之始則謂白為黑亦可孤駒未嘗有母名

有物之始則謂白為黑亦可孤駒未嘗有母名

有物之始則謂白為黑亦可孤駒未嘗有母名

有物之始則謂白為黑亦可孤駒未嘗有母名

有物之始則謂白為黑亦可孤駒未嘗有母名

有物之始則謂白為黑亦可孤駒未嘗有母名

有物之始則謂白為黑亦可孤駒未嘗有母名

有物之始則謂白為黑亦可孤駒未嘗有母名

有物之始則謂白為黑亦可孤駒未嘗有母名

有物之始則謂白為黑亦可孤駒未嘗有母名

有物之始則謂白為黑亦可孤駒未嘗有母名

有物之始則謂白為黑亦可孤駒未嘗有母名

之以孤則非有母矣不可言孤又言嘗有母也
一尺之捶折而為二今日用此五寸明月用彼
五寸雖旋轉萬出不盡可也凡此以上又皆學
於惠子世廣其說以與惠子相應終其身強辯
而不已即公孫龍之徒是也飾人之心者
蔽人之心也易人之意者變亂人之意也一
辯口雖可屈而其心終不心服此辯者迷於
其中而不自知也故曰因惠施日以其知與人
之辯者謂愈恃其聰明以與人強辯也特獨也
獨與其徒為人所怪訝而已其本領不過如此
故曰此其抵也抵本也自恃其口談之才以為
其壯與天地同所有雖自以為為雄高而實無學
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然問天地所以不墜不
陷以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
為萬物說說而不知其多為無已猶以為寡益之

莊子

北五

以怪以反人為名而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
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墮矣由天地之道
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蠅之勞者也其於物
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
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
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
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倚人者倚異之人也南方有一獨高
之人曰黃然見惠子而問天何以不墜地何以
不陷風雨雷霆誰實為之此皆造物之妙豈可
容言惠子亦不辭讓而應客亦不經思慮率然
而對且徧為萬端之說萬物萬端也說既多而

猶以為少增益以怪誕之論但以反異於人為
其能欲以口舌勝人自為名譽是以與世皆不
和而適不相得也在內本無所得故曰弱於德
徒然強於外故曰強於物與者幽暗也言其
所行之塗不明白正大而幽僻也以天地之道
而視惠施所能猶蚤蚤然以此而為一人物於世
亦何用乎故曰何庸充且也若但以一私
見而自足猶可若以此為勝於貴道者則殆矣
愈勝也幾殆也不能自寧不自安分也散於萬
物者謂散求萬物之理以遷就共說而無所厭
足終於不知道而僅以辯得名卒終也惠施亦
為有才者但放蕩而無所得遂於外物而不知
反是可惜也放也譬出於聲聲本響末也
窮響於聲不知形也影出於形本也影末也
欲息其影不知形止則影止乃與形共走亦不
知本之喻也此篇莊子之終也却以惠子結末
雖以其不預聞為之非亦以篇者之言固皆以
無為有而其言亦自奇特故以真之篇末蓋著

卅六

書雖與作文異亦自有體制起頭結尾皆是其
用意處如春秋之絕筆獲麟如中庸之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此書內篇之渾沌七竅皆是一箇
體製不可不知也諸家經解言文法者理或未
通精於理者於文或略所以讀得不精神解得
無滋味獨文軒先生達既高而文尤精妙所
以六經之說特出千古所恨網山樂軒
之後其學既不傳今人無有知之者矣

莊子廣齊口義卷之十 終

